



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特别报道



艺游上海



马上评

艺术让东西贯通

□朱光

享誉欧洲的比利时现代舞编舞希迪·拉比·彻卡欧,在中国少林寺寻求灵感,创作了源于印度传统文化的《Sutra》(梵文:箴言)。昨晚,他让我们在肢体动作中看到了舞蹈、武术、戏曲、佛教、音乐的贯通。

中国当代艺术家张洹指导制作的巴洛克时代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的歌剧《塞魅丽》,昨晚登上了上交音乐厅的舞台上,布景是明代祠堂。优雅的塞魅丽还披上了东北大花袄风格的袍子……该剧2009年在比利时

首演时,真的将明代祠堂的要件和石墩,运上了舞台。东西文化、时空交错的妙事,只有在舞台上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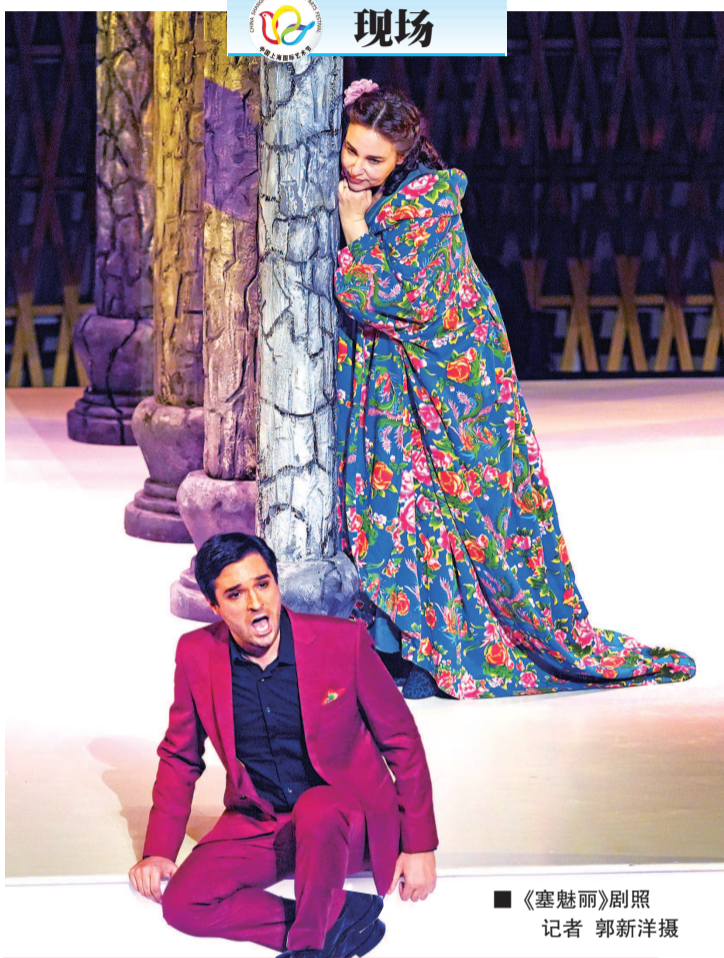
“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咫尺地五湖四海,几更时万古千秋”——这些遍

布中国古戏台的楹联,简明而深刻地道出了舞台艺术的魅力。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其实就是一个个舞台的联袂。我们游刃大小舞台之间,感受贯通之后的东西文化,拂面。



现场



■《塞魅丽》剧照
记者 郭新洋摄

当明代祠堂被搬进音乐厅

昨晚来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欣赏歌剧《塞魅丽》的观众会发现,一座仿明代祠堂风格的建筑耸立在舞台上,指挥余隆、上交的乐手们和合唱团反而坐在了观众区。明明是来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巨匠亨德尔的作品,却与中国风来了一次激烈碰撞,嫁接出跨越文化的情感共鸣。

经典混搭 印象深刻

羽管键琴和管风琴托起了《塞魅丽》整部剧巴洛克风格的底,青年音乐家贝内迪克特·威廉斯在序幕中双手联弹两架琴让人印象深刻。当优雅的塞魅丽穿着东北大花袄风格的袍子穿梭在祠堂间,观众席发出心领神会的笑声。这部《塞魅丽》由当代艺术家张洹指导制作,2009年在比利时首演时,张洹不惜花巨额费用,将明代祠堂的建筑构件和石墩运到比利时,就是为了让观众“闻到有着450年历史的中国老木头的味道”,产生“触摸到灰尘的感觉”。

此次因上交音乐厅的舞台承重限制,一个石墩就重达2吨,让“原装”祠堂无法搬上舞台,于是一个量身定制的祠堂模型立于舞台上。为让各区域的观众都能看到演员的表演,舞台设计团队提前半年制作音乐厅和祠堂模型,反复进行多角度观剧试验,最终制定了搭建三级高90厘米的台阶抬升整座祠

堂的方案,保证了所有观众的视野和观看时的舒适。寓意丰富的道具月亮与镜子也是团队请来南非艺术家驻场三周制作。此版本有望成为非歌剧院场所也能上演的通行版本。

文化相融 相互穿插

1729年由普佩什作曲的英文对白喜歌剧《乞丐的歌剧》在伦敦上演,让靠意大利正歌剧起家的亨德尔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低谷之后,亨德尔借着《扫罗》《弥塞亚》和《伯萨撒王》三部清唱剧翻了身。而《塞魅丽》这部基于神话的清唱剧,音乐中独唱、合唱与器乐都写得极尽华美,让语言不再成为歌剧鄙视链中的一员。

此次《塞魅丽》在内容上的呈现还是忠于威廉·康格里夫的歌剧脚本。10年前张洹创作的版本要比今天看到的前卫很多,那时他在浙江买下的一座祠堂里意外发现了一本日记,祠堂男主人方世锦生前在日记中凌乱地记录着他发现妻子有外遇之后的心路历程,于是张洹将这个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悲剧和来源于希腊神话的悲剧相互穿插,成为一版独特的《塞魅丽》。

人类共通的情感,放在任何时间空间演绎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一版《塞魅丽》在重构后成为上交14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展示出上交在演绎不同风格和体裁作品中的高水准。本报记者 赵玥

亨德尔歌剧《塞魅丽》很有中国味



幕后

当现代舞蹈被注入“武魂”

当武僧穿上西服,舞蹈被注入“武魂”,这本《舞经》要怎么念?作为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昨晚,现代舞《舞经》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21个木箱组成布景时,如城市错落林立的高楼,时而又似武林高手巅峰对决的“梅花桩”,在舞台上构建了变化万千却又极富意象的空间。身怀绝技的少林武僧难得披上西装,游走在都市人和方外人之间,而手里霍霍挥舞的棍棒以及练武之人跳跃腾挪间的架式,时刻提醒着人们,这本现代《舞经》闪耀着灼灼“武魂”。

一拳一击 万千意义

《舞经》由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联合艺术家希迪·拉比·彻卡欧、视觉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作曲家西蒙·博邹思卡以及中国少林寺僧侣合作完成。1位当代舞蹈家、5位音乐家现场演奏、19位少林寺武僧,铸就了这部当代艺术佳作。该剧自2008年在萨德勒之井剧院首演以来,已在83个城市,33个国家演出,观众超过2.5万人。

作品灵感源自佛教和少林传统中的力量、技巧和精神,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对中国武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编舞家希迪·拉比·彻卡欧,赴少林取来的经。

当今欧洲炙手可热的编舞希迪·拉比·彻卡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他曾在电视节目及娱乐场所表演歌舞杂技,练得一身好舞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表演艺术研究中心进修后,开始编创舞蹈。

希迪也曾遭遇创作瓶颈时期,去了少林寺,和僧人朝夕相处

了3个月。在那里,他发现:武僧善于以身体去表达自己,而且在释放出极强外部力量的同时心境却像冥想一样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希迪说:“他们的身躯所实现的一拳一击能将万千意义都包涵其中,同时他们又像是追求岩石一般的绝对静止。这两方面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融合东西 智慧结晶

另一方面,武僧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对外界很感兴趣,同时也希望希迪能创造出跟他们平时的武术表演秀不同的艺术。在昨日的分享会上,自2008年就参与《舞经》创编和演出的延炫就直言:“整个创作过程中,编导给予我们很大的自主性,他也想要通过我们的武术动作和队列带给作品新的灵感。”事实上,因为少林功夫一直给予外界一种固有印象,而僧人则想要观众透过“一招一式”看到武术中所蕴含的内在思想,即关于空的哲学。

“舞经”原名为“Sutra”,希迪更喜欢它被翻译成“空间”,在他看来,无论是台上意欲展现的“空的哲学”,或是整个创编过程都是关于“空间”的探讨。而在探索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在不断碰撞,也是《舞经》诞生的基础。

曾和希迪·拉比·彻卡欧一起工作和创作的舞蹈家王亚彬也是《舞经》的“粉丝”。昨日分享会上,她就直言,艺术作品的创作,在当下的时刻,其实不仅是要具有民族性,更要具有当代性。而用现代舞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舞经》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它不但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形式,并且凝聚了东西方智慧的结晶。

本报记者 朱渊

这本现代《舞经》究竟应该怎么读



■《舞经》剧照